

电影剧本叢書

馬蘭花开

林 藝 著



藝 術 出 版 社

电影剧本精选

馬兰花开

——



——

电影剧本叢書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馬 兰 花 开
林 藝 著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馬 蘭 花 开

林 藝 著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号)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号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 數 : 94 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2 13/16 插頁 2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7000

定 價 (7) 0.28 元

內 容 說 明

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馬蘭是工人家庭中一个普通的妇女，她也被这偉大的建設事業所鼓舞，決心要学会駕駛推土机，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設者的行列。一个妇女，來到工地，並且要學習駕駛推土机！不僅年老的母親，甚至工地上的老師傅，包括她自己親愛的丈夫，在最初也不能對她作出正確的估價。她必須克服許多困難和阻撓，甚至要忍受一些人的嘲笑和歧視；黨給了她熱情的幫助和積極的支持，使她終於戰勝了一切困難和阻撓，勝利地駕駛着推土机馳騁在西北的崇山峻嶺間。劇本不僅表現了先進思想和先進事物對落後思想和落後事物的鬥爭和勝利，同時也表現了隨着我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而成長起來的我國先進婦女的活生生的形象。

初秋，蔚藍色的天空。

一叢盛開着的向日葵，迎着秋陽，笑盈盈地搖擺着，閃爍着燦爛的金色光芒。

在那茁壯的綠油油的葵程中間，露出一排整齊的紅色小平房，房子前面，橫着一條路塹，兩條筆直的鐵軌，向前面一個小站台伸展過去。這裏是鐵路工人的住宅區，每家門前，都收拾得很整潔，有一家窗台上，還擺着兩盆淡紫色的野菊。

窗戶敞開了。立刻，一個小孩子的尖銳的啼哭聲，從屋裏衝出來……

從窗外望進屋裏，只見一位年約五十多歲、頭髮斑白的老媽媽，抱着一個週歲的女孩子，來回走着，哄着。

老媽媽左手舉着一個小小的搖頭鼓，對着啼哭着的孩子，用力地搖晃着，那兩個小鼓錘，擊打着鼓面，發出“卜瑯！卜瑯！”的清脆的响声。

孩子連看也不看，只是閉着眼睛，不住聲地“哇哇”

哭着。

老媽媽無可奈何，放下搖頭鼓，一眼望見桌上的玻璃杯，裏面正漂着一個橡皮奶頭。她急忙伸手撈了出來，塞進孩子的嘴裏。

孩子立刻不哭了，貪婪地吮吸着橡皮奶頭。

老媽媽鬆了一口氣，疲憊地坐到椅子上。

“哇！”孩子突然吐出橡皮奶頭，嘴一扁，哭得更厲害了。

“哦！哦！別生氣！”老媽媽趕緊抱着孩子站起來，自己又心疼又抱歉地對着孩子說：“是外婆不好……該打……”

“哇哇！”孩子的聲音已經嘶啞了。

老媽媽又着急又埋怨地望着窗外，終於推開了屋門。

老媽媽抱住大哭着的孩子，走出屋門，站在台階上，遙指着鐵路對面——一條通往鎮上去的大路，哄着孩子說：“別哭！媽媽回來啦！”

大路上。

一個青年婦女——穿着藍底碎花的夾旗袍，上面罩着對襟毛綫衣，左脇下夾着一套藏青斜紋布的棉制服，白色的棉花絨還清楚地沾在襖面上那一行行的引綫裏，顯然是才從裁縫鋪裏取出來的。右手還提着一個手提袋——她就是小孩子的媽媽——馬蘭。她才二十一歲，身

材很苗条，行動很敏捷。年輕俊俏的臉上，閃灼着一對神采奕奕的大眼睛。

她匆忙地向路塹這邊走來，抬頭望着對面自己的家，好像已經看見了倚門而望的老媽媽和自己的孩子了。她加緊了腳步，急忙要通過鐵路……

交通警卻把她攔住了。

一條黑白相間的攔路桿橫在她的面前。

遠處，火車的汽笛聲吼着。

馬蘭站在人羣裏，騰出右手，擦去額上的汗珠，着急地等着……

一列載貨的火車，吼着汽笛，從站台內像頭莽龍似的衝出來，擺動着龐大的車身，從人前掠過，奔向西去……

馬蘭凝神目送着：那一車皮又一車皮的枕木和洋灰……向西駛去……突然，她振奋起來，歡喜地迎向跟着駛來的車皮，原來是一輛嶄新的大吊車，矗立在平板上……

人們騷動了一下，有人嘖嘖地讚嘆着。

大吊車過去了，接着是幾部鏟運機和推土機。推土機前邊的鋼刀片，在陽光下閃灼着耀眼的光芒……

一個坐在推土機上的青年工人，忽然站起來，向着馬蘭等似曾相識地招着手，喊了聲：“好哇！老鄉們！”

馬蘭也急忙打招呼，高興得想問他些什麼……可是，火車卻不留情地把對方帶走了。馬蘭仍然朝着那逐漸消失在原野裏的火車，留戀而又激動地揮着手。

攔路桿豎了起來，她被拥挤在後邊的人羣一推，脇下夾着的棉制服被擠掉了，当她弯腰把它拾起來的時候，她一摸着這嶄新的棉制服，在她的臉上立刻就掠過一種喜悅而滿足的神色。

馬蘭奔過路軌。

“我的姑奶奶，你还想着回來啊？”老媽媽抱着孩子埋怨地喊着，迎了過來。

孩子撲到年輕的媽媽的懷裏。

“我的小宝！”馬蘭親熱地吻着自己的孩子。

馬蘭抱着孩子走進屋裏，在衣袋裏取出一个小玩具，逗引着孩子。

小宝高兴地抓搶着玩具，咯咯地笑着。

老媽媽提著東西跟進屋來，抱怨地咕嚕着：“我早就說過：孩子認人啦！離開媽不行，你偏要……”

“那就跟媽去學開推土機吧！”馬蘭很快打斷了媽媽的話，故意玩笑似的逗引着孩子說。

老媽媽非常不滿地瞪了馬蘭一眼：“哼！你還不趕快給我收起這份離家的心。”

馬蘭偷偷地望了媽媽一眼，不敢答腔。因為，她很清楚媽媽為什麼不高興，也很體會媽媽這不愉快的心情。

老媽媽又下意識地從布袋裏往外拿東西……当她取出一條飛馬牌紙烟的時候，兩手禁不住顫抖了一下……她立刻意識到女兒要離家是下最後的決心了。因此，她

那焦躁埋怨的心情，再也忍耐不住了，她把紙烟往旁边一推，怨气冲天地望着馬蘭：“哼！这就是你挑的好男人。”

馬蘭正把小宝放進籐車裏，故意裝着沒聽見。

“一个男子漢大丈夫，連家眷都养不起，”老媽媽簡直是在向女兒挑戰。

“我為什麼要他养活？”女兒驚異地望着媽媽。

“不要他养活，你嫁男人幹啥？”媽媽搬出了自己当作天經地義的真理。

“媽，你怎麼还是那舊思想，女人也是人，為什麼……”女兒着急地反駁着，但立刻又控制住自己。放軟了語气說：“媽，你也不是不知道，現在到处都忙着建設，又盖工廠，又修鐵路，年青人誰不想出去替國家出把力。”說到這裏又忍不住激動起來：“我……却蹲在家裏吃閒飯。”

“那都是男人們的事。”

“那李家大嫂不也是女人嗎？她為什麼還到油礦去當學徒呢？”

媽媽立刻被馬蘭的話堵得找不出話來回答：“哼……”

女兒見媽媽有了些轉机，禁不住撲到媽媽的懷裏，撒嬌地要求着：“媽，讓我去吧！”

“看你，已經當媽媽了，還是孩子脾气，”媽媽撫摸着馬蘭，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馬蘭挑皮地望着媽媽

一笑。

老媽媽望着即將離別的女兒，勾起了心事：“你爹開了半輩子火車，你又要去學開推土機，摸那髒機器，受那苦……”說着傷心地哭了起來。

“媽！”馬蘭也不知所措地難過起來。

夜晚。

水銀似的月光灑進屋裏，柔和地撫摸着小寶那酣睡着的小臉。

但是屋裏却很不寧靜。桌上的座鐘滴嗒滴嗒地响着。

老媽媽躺在自己的床上，傷心地啜泣着。

馬蘭更是不能入睡，她呆呆地凝視着壁上掛着的一張照片——這是她和推土機駕駛員王福興的結婚照片。這張照片的右角上是一張王福興駕駛着推土機的單人照。

“嗚！嗚！”火車汽笛的鳴叫聲，衝破了夜的寧靜。

一列火車從屋外奔馳而過，火車头上的聚光燈，一閃一閃地從窗外射進來，在壁上的照片上反射出霓虹似的彩霞。

馬蘭靜靜地听着那有節奏的火車行進聲漸漸遠去。她的眼睛卻沒有離開照片。她望着自己的丈夫，沉入了回憶裏……火車的轟隆轟隆聲，變成了馬達軋軋的吼聲，幾部推土機從她眼前駛過去……

就在她的家門前，房子不像現在這樣整齊，向日葵却盛開着，屋前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土丘。

王福興駕着一部推土機過來。

馬蘭梳着兩條小辮子，和幾個女孩子站在門前一個土丘上，睜大了眼望着來回奔馳着的推土機。突然，她像發現了什麼似的，急忙向一部拋了錨的推土機奔去。

推土機上沒有駕駛員。馬蘭望望四週，發現沒有人注意她，於是她敏捷地跳上了車。

馬蘭摸摸這，動動那，興趣十足地揣摩着，忍不住大着胆子伸手去扳動离合器。突然她被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馬蘭吃了一驚，猛一抬頭，正迎着王福興的眼睛。

惱怒着的王福興楞住了，不由自主地鬆開了手。

馬蘭却挑皮地一伸舌头，跳下了車。

女孩子們哄笑了。

馬蘭跑了幾步，却忍不住回過頭來，望了望這個年輕英俊的駕駛員。

王福興却還在呆呆地望着這個又漂亮又大胆的年輕姑娘發楞呢。

馬蘭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急忙回過頭去……

“我一定要學駕駛……”馬蘭揮起了拳頭，對着自己丈夫的照片，衝口喊了出來。

“唉。學吧！學吧！都走吧，剩下我一個孤老太婆……”媽媽觸起自己的心事，想起自己的孤苦，更傷心地嗚咽

起來。

馬蘭的回憶被驚破了，她的決心又被擾亂了。她感到為難地嘆了口氣，痛苦地側轉身來。當她再一次望着丈夫照片的時候，她那將要動搖的心情才又被鼓舞，堅定了起來。她想到自己從此將要走上一個新的生活，她的兩隻眼睛，又神采奕奕地閃爍起來。她終於下定了決心，輕輕地把枕在孩子頸下的手臂抽出來，閉上眼睛，毅然翻身向裏。

“噹！噹……”桌上的自鳴鐘發出了低沉緩慢的响声。整整五點鐘了。

馬蘭猛然驚醒過來，習慣地叫了一聲：“媽！”

老媽媽終於疲倦地睡去了，枕頭上一片潮濕，睡夢裏還在傷心地抽噎着。

馬蘭不忍叫醒她，悄悄地爬起來。

馬蘭給孩子把棉被掖了一掖，她又一次貪婪地看着孩子酣睡着的小臉。孩子在夢裏微笑着，馬蘭心裏好像被什麼啃噬着似的，眼圈一紅，忍不住地伏到孩子臉上……

眼淚滴到孩子的小臉上，孩子皺了皺眉，伸出小拳頭，搓揉着小臉。她趕忙抬起臉來。

馬蘭走到媽媽床前，猶豫了一下，想推醒她；但一想到別離的痛苦，她停住了，默默地望着媽媽，終於提

起桌上的大包袱，輕輕地撥開了屋門。

孩子還在酣睡着，小臉上却閃爍着媽媽的淚珠。

馬蘭側身走出屋門。

東方已經露出一抹魚肚似的白色。

馬蘭深深地噓了口氣，跨下台階，邁步向車站奔去。

一列西去的火車，停在站台上。

一羣民工擁上了車。

在一節硬席車廂裏。

“歡樂的新疆”的舞曲，通過擴音器播送出來，响亮而清晰地盪漾在整个車廂裏。這愉快而帶着濃厚的民族情調的歌曲，給旅客們帶來了輕鬆的感覺和愉快的心情。

一些長途旅客們，都很悠閒地浸沉在音樂裏。

一些才上車的人們，却正在緊張地找尋着座位，安放行李。

馬蘭提着一個大包袱，也走進車廂來。

當她在尋找較合適的座位時，發現車尽头有兩排椅子空着，她急忙走過去。果然沒有乘客，但是在帽鉤上却掛着帆布書包，上面印着兩個紅字“獎品”，另一個帽鉤上，端端正正地掛着一頂嶄新的鐵路工人帽子，一顆鐵路徽章的帽花閃着鮮紅的光彩。馬蘭看着帽花，一種親切的感覺使她決意留在这个座位上。她開始尋找着這個座位的主人，只見斜對面的兩排長椅上，正有幾個鐵路工

人，团团的围住一位铁路职工模样的人，在高声哄笑着。

“这儿有人吗？”馬蘭向这一羣人問。

“啊！你坐吧！”这个职工打住自己的話头，准备站起来。

一个满脸大鬍子的人却按住了这个职工，一面向馬蘭伸出一个指头，使勁地點點頭。顯然，他是怕这个新來的旅客打断了他們正在听得有兴趣的談話。

馬蘭会意地坐了下來，放下自己的包袱，才覺得燥熱难忍，赶紧打開車窗，清晨的秋風，涼爽地向她吹來，她貪婪地伸出头來迎着它……

月台上，老媽媽抱着小宝，着急地向一个个車窗尋找过来。

“媽！”馬蘭一眼望見了媽媽，又驚又喜地喊着。

老媽媽眼睛哭腫了，喉嚨也嘶啞了，一把抓住女兒的手，那种又是伤心、又是怨恨、又是諒解的心情絞扭着老人的心，她顫抖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宝却張着兩手呀呀地喊着媽媽。

“鈴……鈴……”站台上的鈴声劇烈地响起來。

老媽媽猛醒過來，急忙把一件絲棉背心塞到女兒手裏說：“西北冷……”

女兒望着媽媽，抱愧不安地：“媽，孩子要累你了。”

汽笛猛然叫了一声。

老媽媽被站台上的路警攙扶着，離開了車窗。

小宝伸着小手哇哇地哭起來。

車身震動了一下，緩慢地向前蠕動着。

馬蘭眼圈一紅，回過頭來。

火車快要駛出站台了，馬蘭忍不住又回過頭來瞭望。只見媽媽顛巍巍地抱着小宝，迎風站在月台上。她的心被疼痛啃噬着，眼淚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

當馬蘭勉強抬起頭來的時候，才發現對面座位上的那羣人，正在默默同情地注視着她，她很難為情，急忙扭頭向着窗外。

那個職工却走了過來。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洗滌得很乾淨的單軍衣，下面穿着一條藏青藍褲，左膀微向裏彎着，看上去只有三十二三歲的光景，很顯然是個部隊轉業幹部——他就是土石方機械隊的徐教導員。

馬蘭立刻離開窗戶，讓出原主人的座位。

“坐吧！”徐教導員很大方地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了馬蘭，並且為了表示誠意，取下自己的帽子，騰出了掛鉤。“到哪兒去啊？”他很隨便地坐到馬蘭對面。顯然，這幾個座位都是他們一夥的，或者是新結交的旅伴們的。

“到新綫鐵路去。”馬蘭回答着。

“那可碰巧啦，咱們這一夥都是新綫上的。你是找橋樑隊，還是找隧道隊？……”徐教導員一個個地指着他們介紹，最後，指着那個大鬍子：“喏，他是釘道隊的王隊長。”

“不，不，我找土石方機械隊。”馬蘭心急地打斷他。

“哈哈……”这一夥人都对着徐教導員笑了。

“你就在那个隊嗎？”馬蘭立刻領會到对方就是她要尋找的那个隊上的人了，驚喜地問。

“是啊，”徐教導員也笑着點頭，却立刻反問着馬蘭：“找你丈夫去嗎？”

馬蘭很驚訝对方準確的判断力，笑着點點頭。

“你丈夫姓什麼？”

“他是推土机駕駛員，叫王福兴。”

“王福兴？”徐教導員也驚喜起來了，“哦！那你就……馬蘭吧！”

“啊！你怎麼知道的？”馬蘭驚奇地瞪着兩個大眼睛。

“這沒什麼，我們整天在一个鍋裏摸勺子（一个工地幹活），什麼不談啊！”徐教導員望着馬蘭那驚奇的样子笑了。

“你也是駕駛老師傅嗎？”馬蘭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話。

“我這裏掛过彩。吃虧了。”徐教導員拍了拍自己的左膀。

馬蘭这才注意到徐教導員的左膀向裏彎着。这样，看來他不是駕駛員了。可是，他又是幹什麼的呢？馬蘭忍不住偷偷地端詳着对方。這時，那个大鬍子王隊長正喊住了一个賣燒雞的人，对着徐教導員說：“我請客……徐教導員。”

馬蘭一楞，望着徐教導員。